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目錄

沈詢

封棣王制

授曹確充翰林學士制

崔鉉魏扶拜相制

魏謩拜相制

授裴休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鹽鐵制

左遷工部尚書楊漢公祕書監制

鄭畋

授武臣邠寧節度使制

授李師望定邊軍節度使制

切責高駢詔

擢官自陳表

加知制誥自陳表

謝承旨自陳表

與韓君雄書

與張文裕及魏博軍書

討巢賊檄

唐故上都龍興觀三洞經籙賜紫法師鄧先生墓

誌銘

謁昇仙太子廟詩題後

陳黯

代河湟父老奏

送王榮序

禦暴說

本貓說

答問諫者

詰鳳

華心

拜獄言

禹誥

辯謀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

沈詢

詢字誠之贈吏部尚書傳師子會昌初進士累遷中書舍人出爲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咸通四年爲昭義節度使奴結牙將爲亂滅其家贈兵部尚書

封棣王制

門下朕聞王者建植子弟胙以茅土將欲蕃昌磐石深固本根周漢之隆率由斯道及我列聖每用舊章所以撫安生靈保佑中外朕恭承天序敢紊前規爰加立愛之恩庶

廣推公之義憲宗第十八子惔生則溫柔性惟聰達神邁
氣朗聞禮知方蘊積中之粹和資奉上之孝敬必能副予
友愛始終令圖以耀金枝以輔王室是命俾開朱邸盛建
戚藩載啟唐虞之風用崇麟趾之慶嗚呼惟茲盛典用別
親賢必思繼美二南紹休五等佩維城之重思外屏之尊
無怠無荒服我不命可封棣王仍令擇日備禮冊命

授曹確充翰林學士制

勅職奉命書選歸於鴻藻名參侍從任切於端人由具美
而方升非一善而能進我今慎擇得自僉言起居郎曹確

秀發人倫行修儒圃保此全器彰乎令名負賈生之才識
窺夫子之牆伋禮樂盡在襟情甚夷貞而能和用則善晦
遐志陵厲早超脫於池中茂業宏深動聲華於日下爰自
侯府列於王庭踐霜臺而職舉方書立文階而事光載筆
持以風表居然羽儀稽其行能雅副銓擢是用寵爾良吏
爲予近臣俾從瑣闥之榮更侍玉堂之奧皇猷思暢用宣
秘密之文清秩不移尚受無私之旨秉心勿替於正道視
草勉高乎訓詞無忘懿圖佇答休命可守本官充翰林學
士

崔鉉魏扶拜相制

門下潤色王業允俟於良臣丹青帝圖必資於宰匠朕嗣膺大寶思闡鴻猷永惟化源實屬髦傑斯所以調六氣以遂物總萬幾而富人夢帝賚予爰立作相正議大夫守御史大夫崔鉉山河秀氣經緯長才金聲含正始之和玉立在風塵之表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判戶部事魏扶天與全德性惟中庸有致遠之宏謀負王佐之盛業並操身特立抱器挺生高標旁映於羣倫明識動符於大雅早登華顯備閱休嘉穆然清明鬱有素望居易求己秉仁立誠每

懷憂國之心益竭徇公之志或早以精慮升於鼎司深陳
造膝之言密厲匪躬之節或嘗以斂用服於大寮智有洞
於機權才復深於練達爰委綱憲仗名節而立朝亦總地
卿當會計而經國紀綱式敘征稅益饒陟其休庸付以大
柄朕欲宣明號令宏濟生靈致寰海之乂安復河隍之土
宇爾從容奏議朝夕揣摩副華夏之具瞻展舟航之大用
輔教化本乎無隱辨雅正在於至公俾踐中台同參庶務
敬服明訓式揚茂勲鉉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扶可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魏謩拜相制

門下天不能獨運任寒暑而成歲功君所以稱尊仗股肱
而熙帝載高拱巖廊之上卒成天地之宜故風后登庸軒
圖以穆文終佐理漢業遂昌何莫斯由夫豈相遠爰感風
雲之會果符夢卜之求屬在休期俾升良弼戶部侍郎判
戶部事魏謩膺賢運之間氣負王佐之宏材山岳孤高圭
璋特達道德忠信資以修身文章政事乃其餘力自騰芳
詞苑振跡諫垣文宗知臣深加寵遇檢校甚峻守道不回
未至達官蔚爲國器星霜屢變流落幾途秀木摧風燎原

見玉汲黯心存乎廊廟望之志在於本朝朕獲奉寶圖勵
精理本盡伸人隱思變時雍佇聞宣室之言是有夕靡之
拜偉其風望委以憲綱正色立朝不仁自遠貳於卿秩掌
我地征吏不敢欺身無伐善彌見精強之用頗聞流行之
能朕常咨以謨謀觀其識畧動中理會慮必輸忠切劘每
賴其沃心慷慨不忘於造膝是宜樹爲名表載之休聲俾
增輝於三台允僉諧於四岳於戲調鹽梅之元鼎濟舟楫
之巨川上維四方之安危下繫羣生之舒慘居是任者不
其重歟夫激濁揚清衆自聳善著誠去僞人斯歸厚爾其

金史卷之二十一
開張教化之具導迎陰陽之和使萬物各遂其宜百官得
任其體昔爾先祖爲唐輔臣人鏡之名阿衡比德爾尚纂
承義訓克嗣清風勉思貽厥之謀以闡將明之業勿畏嫌
而避事無執謙以自疑永孚於休用觀乃績可守本官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戶部事

授裴休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鹽鐵制

門下我國家之稱至理其惟貞觀開元乎雖盛德成於祖
宗而致君存乎輔弼委是不構付予沖人實資獻臣共荷
洪業俾登玉鉉用振金聲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充諸道

鹽鐵轉運等使裴休明堂棟梁清廟瑚璉道崇五美學綜
九流持去邪與善之心蘊尊主濟時之術早昇甲乙首冠
賢良諫垣馳讜正之名史氏動直言之筆羽儀著定律呂
縉紳仙闈道播於彌綸右掖詞推於潤色三臨藩郡皆垂
良吏之能四貳卿曹益見大臣之體洎乎司泉府之重筦
山澤之財用適變通法均寬猛大計如富强之業常規多
饒羨之功人無告勞及有餘地是可以載光袞職爰陟台
階式贊雍熙宜膺夢卜爾其允釐庶績盛起訐謨涉大川
而示吾津涯馭六馬而遺吾銜策俾臻皇極克嗣前修於

戲人代天工予違汝弼悉乃心力作吾股肱無使阿衡專
美於殷家山甫獨稱於周室勉宏懿德勿忝虛懷可守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左遷工部尚書楊漢公秘書監制

考三載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朝人言未息旣起風波
之論難安喉舌之司

鄭畋

畋字台文桂管觀察使亞之子會昌二年進士乾符中以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僖宗上尊號加中書侍郎轉門下侍

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封滎陽郡侯中和三年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罷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又贈太傅昭宗時追贈司徒謚文昭

授武臣邠寧節度使制

門下推轂總戎朝廷之重寄登壇受鉞將帥之殊榮况地接燕山境連京甸兵雄俗阜拱我宸居宜擇英賢以壯垣翰具官某乙雷泉稟氣邳石降籌習起翦之兵書用關張之戰畧雄嚴可憚忠赤無疑彰勇藝於轅門顯勤勞於禁旅言皆許國志在忘家驂騑豈戀於繫維雕鶚常思於振

擊今故錫之旄鉞授以土田俾侯於邠用示殊寵爾其申
嚴斥堠訓習師徒增疇隴以俟豐穰飭器甲以圖精利蒐
乘補卒無惑於情游禦寇安人必期於靜謐尚父之英威
未殄古公之風化猶存勉揚政經無負優寄可檢校某官
充邠寧節度使主者施行

授李師望定邊軍節度使制

門下全蜀之南封部遐廣屏限蠻貊爲要衝間者守將
不嚴寇兵來陷蕭條故地寂寞有年與其黷武開疆孰若
屯師固圉况精甲可用腴田可耕苟得其人豈復翫寇是

用割分州里崇建翰垣思其長才付以重事簡求中外格
於旬時果得良臣實契朕志朝議大夫前鳳翔少尹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李師望早以才幹彰於吏途縱橫不羈沉
毅有斷頃歲王師伐叛命爾供軍糗糧相繼於路歧兵士
皆忻於飫飽裘甫之役爾守天台克以偏師大挫狂孽厥
後繼領符竹咸推器能二尹岐山旣從休罷驚羽豈閒於
韞上神銑終躍於腰間朕以荒服未寧坤維多慮式當經
制尤渴英奇知其可行召與之語嘉謀響答雄論風生奏
刀而醜髀皆虛聚米而山河盡覩築壇驟拜余無悔焉於

戲初造之邦詎有堅敵種落雜處兵糧未殷全資智謀克
在威愛爾其投醪共味立法推誠理軍猶家養士如子闢
汙萊以務稼穡籌險阻以制關防弓矢戈矛當嚴鍛礪風
雲氛祲無忽視瞻熟孫武之韜鈴慕孔明之事業使苴咩
城下常驚鼓鼙之威大度河南永保金湯之固勉思報國
勿負知臣擢握兵符銜榮憲印統諸軍之鈇鉞兼六部之
賦輿上應星辰貴爲侯伯將旌殊渥匪限彝章敬之戒之
無忝休命可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邊軍節度使眉
蜀邛雅黎等州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并統領諸道行

營兵馬制置等使

切責高駢詔

省表具悉卿一門忠孝三代勲庸銘於景鐘煥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訓襲弓冶之基起自禁軍從微至著始則囊錐露穎稍有知音尋則天驥呈才急於試効自秦州經畧使授交趾節旄聯翩寵榮汗漫富貴未嘗斷絕僅二十年卿報國之功亦可悉數最顯赫者安南拒蠻至今海隅尚守次則汶陽之日政聲洽平洎臨成都脅歸驃信三載之內亦無侵凌創築羅城大新錦里其爲雄壯實少比儔渚宮

不暇於施爲便當移鎮建鄴纔聞於安靜旋即渡江自到
廣陵併鍾多壘卽亦招降草寇救援臨淮大約昭灼功勲
不大於此數者朝廷累加渥澤靡愆擢章位極三公兵環
大鎮銅鹽重務綰握約及七年都統雄藩幅員幾於萬里
朕瞻如太華倚若長城凡有奏論無不依允其爲託賴豈
愧神明自黃巢肆毒咸京卿並不離隋苑豈金陵苑水能
遮鵝鸛之雄風伯雨師終阻帆檣之利自聞歸止寧免鬱
陶卿旣安住蕪城鄭畋以春初入覲遂命上相親領師徒
因落卿都統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實貴表優恩何

迺疑念太深指陳過當移時省讀深用震嗟聊舉諸條粗
申報復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
者朕拔卿汶上超領劔南荆潤維揚聯居四鎮綰利則牢
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諸鎮悉在
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乃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
不用何名爲用乎卿又云若欲俯念舊勲佇觀後效何不
以王鐸權位與臣主持必能糾率諸侯誅鋤羣盜者朕緣
久付卿兵柄不能翦滅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
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

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掃欃槍
卿初委張璘請放却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還璘果
敗亡巢益顛越卿前年初夏逞發神機與京中朝貴書題
云得靈仙教導芒種之後賊必蕩平尋聞圍逼天長必謂
死在卿手豈知魚跳鼎釜狐脫網羅遽過長淮竟爲大憝
都統旣不能禦遏諸將更何以枝梧果致連犯關河繼傾
都邑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
及朕蒙塵入蜀宗廟汚於賊庭天下人心無不雪涕旣知
厯數猶在謳謠未移則懷忠拗怒之臣貯救難除姦之志

便須果決安可因循况恩厚者其報深位重者其心急此
際天下義舉皆望淮海率先豈知近輔儒臣先爲首唱而
窮邊勇將誓志平戎關東寂寥不見干羽泊乎初秋覽表
方云仲夏發兵便詔軍前并移汶上喜聞兵勢渴見旌幢
尋稱宣潤阻艱難從天討謝元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
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卿又云若不斥逐邪佞親
近忠良臣旣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忽當今日棄若寒
灰者未委誰是忠良誰爲邪佞終日寵榮富貴何嘗不保
其家無人捍禦寇戎所以不安其國豈有位兼將相使帶

銅鹽自謂寒灰真同浪語卿又云不痛園陵之開毀不念宗廟之焚燒臣實痛之實在茲也且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鯨鯢漏於網外抑有其由卿手握強兵身居大鎮不能遮圍擒戮致令脫漏猖狂雖則上繫天時抑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不離一室之中屏棄笙歌杜絕遊獵蔬食適口布服被身焚香以望園陵雪涕以思宗廟省躬罪已不敢遑安姦臣未悟之言誰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又云自來所用將師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爲謀安能集事者且十室之邑猶有忠

信天下至大豈無英雄况守固城池悉嚴兵甲縱非盡美
安得平欺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只如
拓拔思恭諸葛爽輩安能坐擒耶勿務大言不堪垂訓卿
又云王鐸是敗軍之將兼徵引矍相射義者昔曹沫三敗
終復魯讐孟明再奔竟雪秦恥近代汾陽尚父咸寧太師
亦曾不利鼓輦尋則功成鍾鼎安知王鐸不立大勲卿又
云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但慮寇生東
土劉氏復興卽軼道之災豈獨往日哉我國家景祚方遠
天命未窮海內人心尚樂唐德朕不荒酒色不虧刑名不

結怨於生靈不貪財於寓縣自知運歷必保延宏况巡省
已來真祥薦降西蜀半年之內聲名又以備全塞北日南
悉來朝貢黠憂善聞並至梯航但慮天寶建中未如今日
清宮復國必有近期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其首遽言
刮席之恥比朕於劉盆子耶仍憂軼道之災方朕於秦子
嬰也雖稱直行何太罔誣三復斯言尤深駭異卿又云賢
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
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者且唐虞之世
未必盡是忠良今巖野之間安得不遺賢彥朕每令銓擇

亦遣訪求其於選將料兵安人救物但屬收復之業講求
理化之基自有長才同匡大計賣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
有之勿聽狂辭以資游說且朕遠違宮闕寄寓巴邛所失
恩者甚多尚不興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况天步未傾
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存但守君臣之軌儀正上下
之名分宜遵教約未可隳凌朕雖沖人安得輕侮但以知
卿歲久許卿分深貴存始終之恩勿貯猜嫌之慮所宜深
省無更過言

擢官自陳表

臣年十八登進士及第二十二書判登科此時結綬王畿
便貯青雲之望洎一沉風水久換星霜厭外府之罇罍渴
明庭之禮樂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非遭逢聖君無以發
揚幽迹臣任刑部員外郎日累於閤內對敷去冬蒙擢宰
萬年又得延英中謝傾藿幸依於白日捨盆終覩於青天
昨以京縣浩穰苦心爲政疲羸初息強禦無蹤方專宰字
之心用副憂勤之化陛下過垂採聽超授恩榮擢於百里
之中致在三清之上纔超翰苑遽改郎曹

加知制誥自陳表

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歲書判登科其時替故昭義節度使沈詢作渭南縣尉兩考罷免楊收以結綬替臣詢則備厯顯榮歿經數載收則寵極台輔絀已三年臣則外困賓筵內甘散秩仰窺霄漢空嘆雲泥雖云賦命屯奇實以遭人排忌

謝承旨自陳表

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尤稱峻重偏膺顧問首冠英賢今之宰輔四人三以此官騰躍其爲盛美更異尋常豈謂凡流繼茲芳躅臣所以憂不稱承旨之任也至若繼劉瞻之慎

密守保衡之規程瀝懇事君披肝翊聖以貞方爲介冑用
忠信之藩籬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讓承旨之職
况沉舟墜羽因聖主發揚有薄藝微才受鴻恩知遇再周
寒暑六忝官榮由郎吏以至於貳卿自末僚而遷於上列

與韓君雄書

勅魏博權知兵馬留後韓君雄及將士等何全皞藉祖父
之餘基受朝廷之重寄身居節制位極公台所宜慮危圖
安忘私濟衆乃驕矜失道滿假爲心刻削衣糧恣行殺戮
致三軍之怨怒乘馬匹以奔逃忽以敗亡良可驚歎君雄

素聞奇節久著威聲權於衆情主彼留事果能撫安戎旅
鎮定軍城將士等義激英雄名光壯武雖從權而選帥終
請命以聞天况知乂寧尤用嘉矚今遣高品康道偉等專
往宣慰其他續議指揮想宜知悉秋涼卿比平安好否遣
書指不多及

與張文裕及魏博軍書

勅文裕及魏博三軍將士等駱全諷至知全皞紀綱失制
軍府離心衆議不容脫身潛遁再三省問驚嘆良深且何
氏一門將相三代進韜則首推誠義宏敬則屢建勲庸全

皞紹襲其芳主張軍旅亦能輸心向義赴難興師雖無盪
定之功頗著勤勞之節朝廷念其壯武益以官榮位列上
公寵兼台座一時之美無以過焉豈謂弛慢生災驕荒致
患鼓師徒之怨怒貽祖父之包羞三軍將士等義勇無倫
忠貞有素負山西之壯氣因河北之威聲必當洞明禍福
之源深悉變更之體因以物情積憤軍令乖張不可保安
致滋騷動大凡恤人者則父母虐我者則仇讐訓傳所言
古今無異何全皞旣敗戎律卽當舉正朝章韓君雄若合
羣情權可主其留事更俟奏報當有指揮將士等切宜禁

戢兵戎肅清疆境勿因驚擾妄有殺傷特遣高品康道偉等專往宣慰言不盡意當識朕懷秋涼三軍將士等各得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討巢賊檄

鳳翔隴右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亨有數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愆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凶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酷不無僭

越尋亦誅夷卽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
爲匡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躡三王之垂統綿區
飲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嘉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睿澤
播在人謠加以政尚寬宏刑無枉濫翼翼勤行於王道孜
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御瑤圖於不朽近歲
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
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黃巢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熱耨
不勵力於田疇偷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兇黨驅迫
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不武戎士

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
聖上愛育情深含宏道廣指萬方而罪已用百姓以爲心
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悛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
誠但恣蟲蛇之毒剽掠我征鎮覆沒我京師凌辱我衣冠
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芥謂大寶易竊如奕碁而
乃竊據宮闈僞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鷲
巢幕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殊不知五侯拗怒期分項羽
之屍四塚旣成待葬蚩尤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瀆貨財
比谿壑以難盈類烏鳶而縱攫芒芒赤縣僅同夷貊之鄉

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內固以人神共怒行路傷心畋謬
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以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
士忠臣共剪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
師卽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羣雕虎嘯以風生應龍驤
而雲起淮南高相公會關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
於關內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
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
而土番黨項已久濡皇化深憤國讐願以沙漠之軍共濟
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劍

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繩待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
誓雪朝廷之恥矧茲殘孽不足殄除况諸道世受國恩身
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畧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搆氛鑾輿
被敵莫不指銅駝而皆裂望玉壘以魂銷聞此勤王固宜
投袂更希憤激速殄寇讐永圖社稷之勲以報君親之德
迎鑾反正豈不休哉

唐故上都龍興觀三洞經籙賜紫法師鄧先生墓
誌銘

據真格功行滿千者身登仙五百者子得之三百者孫得

之昔許子何陰功密德流於七世洎東晉而遠遊長史小
掾三人登昇主簿而下七人度世是知元根靈蔭必有所
逮太元真人茅長君乘雲龍白日上昇常恨以激俗警弟
不能潛通隱化爲劍解術則終始混世乃靈真之本也二
事者先生宜其得之鄧氏得姓在春秋兩漢魏晉繼有賢
傑洪源演派或仕或隱自累世咸居撫州麻姑山涵樂天
和不以軒冕嬰累洪嗣道高於世開元中詔贈臨川太守
生福唐尊師諱紫陽以道法佑明皇帝爲元門之師嘗用
下元術使神卒朱兵討西戎之犯境若雷霆變化犬戎大

敗時稱爲神人福唐生華封尊師諱德誠少隨福唐侍內
禁元宗奇其穎悟曰斯子必爲教主因以巾簡授之使居
華封觀其交神通靈除害利人之事備於先生所撰家紀
先生卽華封之從子也諱延康天機元挺法相沖雅貞元
初隨師於會稽受三洞筆籙尋復麻姑山葆神茹氣澹然
與天倪元合三景五牙二星八道之秘雲章龍篆齋元醮
會之法神悟靈契悉臻宗極屢爲廉使郡守請敬師受排
邪救旱顯應非一元元張寢之道大行於鍾陵間寶曆中
舊相元公制置江夫人有疾忽夢神人云何不求麻姑仙

師元公遽命使禱請既至而疾果愈夫人稽首奉籙俱爲
門人復以明威上清之道授鄒平公文於廣陵涼公逢吉
於夷門自是藩服大臣爭次迓勞太和八年秋又詔至闕
下嘉其道德籍隸太清宮暇日遊龍興觀見壇宇蕪圯怵
然曰豈可使勝地堙廢吾其居而化之遂精嚴像法建濟
靜治音持洎幢節龍繒之用約數萬計不一二歲其功成皆
齋章符醮之贈固不封殖於民也開成初鴻臚少卿屈突
謙妻李氏魅狐得孕厥害濱死先生以神篆針砭既服而
誕則妖雛數首皆斃矣道尊而神昶每與帝王言歸於清

淨與公卿言戒其止足與將進者言勉於澹泊與其徒弟
子言勗之勤久每傳法授籙持爐焚章儼容虔慮間不容
髮故自三事已降多執香火之禮神都威儀與名德道士
半出於門下法教之盛近未有也昭肅皇帝幸興唐觀訪
先生修真之道宸旨嘉豫錫以紫服後帝受籙於南岳廣
成師請先生爲監度上嗣位爾時於內殿訪其元言第以
道德黃庭西昇經旨應對若丹砂硫黃之事置而不論居
常惟食元氣微飲旨酒熊經鳥伸而已故甲子餘八十而
顏朱無穀文豈非噓吸沖和棲真通粹之效歟前歲季冬

以墜足告疾止不能履他無所患今年十月忽簡料經典
告牒及所撰科法儀軌一以焚之弟子請其故默而無復
下會夜夢遊神鄉殆非人間世後輒獨坐叩頭稱善門人
問之答曰吾今在天台修齋汝去無擾吾也十一月庚申
形解於觀之清室享年八十有六據真爲右弼王真人治
桐柏金庭山卽天台之洞臺也先生其授事於斯乎且法
不可絕家風宜有人承之道德經以子孫祭祀不輟爲貴
則真胄之續宜其然哉先生有子三人長曰道牙棄舒州
太湖丞授三洞經籙次曰道石

本缺一字

試協律郎假職閩越

次曰道苗襲經符奉齋戒以法教之系駐於龍興道牙奉
遺告護元興歸於故山以十三年十二月三日葬於撫州
南城縣故鄉諶潭里湖頭村靈山破耐曾祖父瑩嗚乎浮
遊於四方雲無心也光赫於上京教可行也神於故鄉孝
不忘本也畋授正一法於先生宇下今令似以銘石見託
旣熟元範非所宜辭乃揮涕爲銘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
不渝與化爲徒壇乎劒乎後何斯年舉空衣於山隅

謁昇仙太子廟詩題後

余大中八年爲前渭南縣尉閒居伊洛常好娛遊春夏之

交獨登嵩少路由緱嶺謁昇仙太子廟雲霞之志於斯浩然遂構詩一章用申凝慕今者謬塵樞務已及四年忽覩成庶大夫奏牒請以元元廟李尊師配住賓天觀則知緱巖靈宇儀像重新輒寫舊詩寄王公請標題於廟內乾符四年閏二月三日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鄭畋記

陳黯

黯字希孺潁川人舉進士計偕十八上而不第隱居同安代河湟父老奏

臣等世籍漢民也雖地沒戎虜而常蓄歸心時未可謀則俛僂偷生旣遭休運詎可緘默伏思中國之患邊戎其來久矣唐虞夏殷之前則淳風未漓夷夏自判故干戈不興事亦宜矣繇周以降或侵或伐無代無之然則享國長久君臣有謀唯是其餘不足徵也周漢討邊之事臣知之矣請較而論之以爲國朝比且周之伐獫狁也以斥逐爲心不常事之故進則遄征退則息兵致其邊鄙無備壁壘不營此乃周之謀失於不固矣漢之討匈奴也乘時之豐恃兵之雄深入窮荒莫計遠邇故雪山青海皆爲內封其後

財匱力殫厥功不就遂交和親之好自漢帝屬延法後時
斯爲漢之謀失於太廣矣唐有天下邁於周漢之道一家
其六合一心其兆人唯茲大戎未能無患當開元中有將
臣善於攻戰振張皇威殲殄醜虜自秦地而西有地數千
里此則展拓周疆翦截漢域所謂廣袤得其中矣其後國
家以內寇時起不遑西顧其蕃戎伺隙侵掠邊州臣等由
此家爲虜有然雖力不支而心不離故居河湟間世相爲
訓今尚傳留漢之冠裳每歲時祭享則必服之示不忘漢
儀亦猶越翼胡蹄有巢嘶之異噫其怨慕也有是陛下新

統寰區以慈仁化育聞之得不惻然而軫念乎夫事有可行勢有必尅苟懈而不爲是失古人見幾之義今國家無事三方底寧獨取邊陲猶反掌耳矧故老之心缺望復然儻大兵一臨孰不面化今陛下采臣之言則先選良將不以前負勲業者與更授節制者爲之何者彼功崇矣彼位極矣復將悉力營之哉以此臨事必多自顧願陛下詔班行之中器識有殊籌畫可用者踰一資一級授鉞將兵俟見功庸而後加之爵賞必能摧兇破敵無所愛矣戎翟者亦天地間之一氣耳不可盡滅可以斥逐之伊周漢之事

如前所陳今之所取願止於國朝已來所沒秦渭之西故地朗畫疆域牢爲備禦然後關邊田飽士卒可以爲永遠之謀迴出周漢之右則臣得棄戎卽華世世子孫無流離之苦生死幸甚

送王榮序

黜去歲自褒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卽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於閩命序送行某辭以未

第言不爲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爲重輕哉愚繇是不得讓鱗羣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虵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爲擢賢之首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纔於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於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諷調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

晨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禦暴說

或問爲物之暴者出於狼虎也何暴攫搏於山藪之間爾權倖之暴必禍害於天下也狼虎焉得而類諸夫狼虎之暴炳其形猶可知也權倖之暴萌其心不可知也自口者不過於噬人之腥咋人之骨血自心者則必亡人之家赤人之族爲害其不甚乎然則權倖之暴不能抑亦有國者不能設備以禦之俾民罹其害曰虎狼吾知其能禦者已

矢也權倖如之何能禦也曰刑法曰彼秦漢其弛刑法耶
何趙高王莽之肆暴而不能禦哉曰彼秦之高漢之莽得
肆其暴者皆由刑法之不明也苟明暴何自矣噫田鄙者
由能執弓矢以彌其暴耳有國者反不能施刑法而禦其
暴豈有國者重其民不若田鄙者重其生哉

本猫說

昔有兔類而小食穀於田及穀熟農者穫而歸之兔類而
小者亦隨而至遂潛於農氏之室善爲盜每竊食能伺人
出入時主人惡之遂題曰鼠乃選才可捕者而舉焉人曰

蒼莽之野有獸其名曰狸有爪牙之用食生物善作怒才稱捕鼠遂俾往須其乳時探其子以歸畜既長果善捕遇之必怒而捕之爲主人搏鼠旣殺而食之而羣鼠皆不敢出穴雖爲已食而捕人獲賴無鼠盜之患卽是功於人何不改其狸之名遂號之曰猫猫者末也蒼莽之野爲本農之事爲末見馴於人是陋本而榮末故曰猫猫乃生育於農氏之室及其子已不甚怒鼠蓋得其母所殺鼠食而食之以爲不搏而能食不見捕鼠之時故不知怒又其子則疑與鼠同食於主人意無害鼠之心心與鼠類反與鼠同

爲盜農遂嘆曰猫本用汝怒爲我制鼠之盜今不怒鼠已
是誠失汝之職又反與鼠同室遂亡乃祖爪牙之爲用而
誘鼠之爲盜失吾望甚矣乃載以復諸野又探狸之新乳
歸而養旣長遂捕鼠如曩之者

答問諫者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爲最曰有諫秦者
齊人茅焦也曰夏無龍逢耶殷無比干耶曰不以之無而
功德相遠耳夫諫者不獨以言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
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爲難矣昔嬴氏貪噬羣雄以

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爲而諫必距當其遷
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戮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
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且肉
視虎狼冰顧湯鑊譌譌造庭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
敬從其言繇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
諫諍之路塞而再啟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
之職然決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
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
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

免事不立其足爲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

詰鳳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理若鳳在亂亦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神之以爲鑑逮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以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增繳而猶回翔其間邪夫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投簪高謝以明其

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譽惡德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扶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則向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也哉鷄常禽也晦曉而不昧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之人臨危制變亦有權焉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爲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子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容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侔然

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從教耶且已不能信人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豈斯言可欺也哉

華心

大初中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薦於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賓貢者不得擬或曰梁大都也帥碩賢也受命於華君仰祿於華民其薦人也則求於夷豈華不足稱也耶夷人獨可用也耶吾終有惑於帥也曰帥真薦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

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亦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嚮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若盧綰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磾之忠赤其華人乎繇是觀之皆任其趣嚮耳今彥昇也來從海外能以道所知於帥帥故異而薦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燭皆歸於文明之化蓋華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華心

拜嶽言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廼徹蓋

整衣馨爐漚觴頰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
邪官邪胡爲乎有所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肸鬻而答盍舒乃
誠曰余其來拜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
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干霄拄空載
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默懼乎神之
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
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
兮爲妄言者之箴

禹誥

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讓於啟故啟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黜追其旨作禹誥嗚乎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授無疎親親惟其人德之肖仇敵可道之違昵愛不可苟昔堯舜傳人今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其念之陶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苟汝後之不克肖宜復於堯舜之道歸於有德勿以吾傳之爲世有之嗚乎不賢而毀其器俾後援私而罪我也汝其念之

辯謀

覆載之中胸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爲已而鮮爲人也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爲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爲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植百穀是爲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

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何如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乎持是心而希其道侔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爲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上古之風日可復矣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八目錄

盧肇

如石投水賦

海潮賦

有序

湖南觀雙柘枝舞賦

鸚鵡舞賦

天河賦

上王僕射書

海潮賦後序

閱城君廟記

進海潮賦狀

震山巖記

宣州新興寺碑銘

并序

林韞

撥鐙序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八

盧肇

肇字子發袁州宜春人會昌三年進士第一除著作郎遷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咸通中出爲歙州刺史歷宣池吉三州卒

如石投水賦

以聖弊忠直從諫如流爲韻

石比臣心水猶君德誠見投而不阻如從諫而無極蓋所以作仁聖思正直清逾萬頃能容落落之姿操或一拳以造沉沉之色惟我聖后啟乎宸聰每以淡然之德能取確

爾之功言乎水也逾漢祖之虛受稱乎石也遇留侯之盡忠是以王事竭誠羣臣報政具懷鑿鑿之美允納洋洋之聖君心潤下已覃滂沛之恩臣志補天願表堅貞之性故得朝廷肅穆上下交慶小伊傅以輸忠配唐虞而比盛者也當其欲進嘉謀心懷隱憂思袞職而有補隨諫鼓以來投於是咸趨丹陛若蹈洪流且推誠而上達亦虛心而下求旣乃契皇情承天獎介然允臻乎浹洽渙若盡納其忠讜一言初進開龍顏而似激圓波萬國皆聞入宸心而若流清響乃知窺日月之光有虧必諫震雷霆之怒有諫必

從雖磊落以難進乃廣大而見容既無悔以無尤子產徒
言於狎水那將恐而將懼韓非奚患於撓龍且夫瓊瑤爲
報而匪珍夜光處暗而多患未若我喻水於盛德比投於
納諫允當上善之求勿謂下流之訕遂用握金鏡臨玉除
忠言得進以無隱聖慮每徵於往初如是則祥符出惠澤
舒將無事而無諫見寰瀛之晏如

海潮賦

有序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究
之將爲之辭猶憚人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始窺

堯典見厯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
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
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
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興月弦乃小贏月
望乃大至以爲水爲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爲濤
志定其朝夕以爲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
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
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
烹飪置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

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於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殆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適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朒其朙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

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於海水退於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

象亦欲爲之辭非敢銜於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施至陽之元精作寒暑與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鳥於兩至曾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謂茲濤之不測安有夫虞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瞑浴濛汜而改色巨鱗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爲式陽侯玩威於鬼工伍胥洩怒乎忠力是以納人於聾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太陰

裁其小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於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朔望之候不爽乎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粵若太極分陰分陽陽爲日故節之以分至啟閉陰爲水故霏之以雨露雪霜雖至蹟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爲乎厯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策其涓滴而喪其泉源

也於是欲挾其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
汨磅礴乎差瀲灩之無際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乃知夫
言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駕轆轤乎坤輿知六
合之外洪波無所洩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儲不然何以
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
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爲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爲壯
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羸其難爲狀矣當夫巨浸所稽
視無巔倪洶涌頡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半圓天而
勢齊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其碧落右

轉陽精西入抗雄威之獨燥卻衆柔之繁濕高浪瀑以旁
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邱
浮而迭起飛沫電燄以驚急且其日之爲體也若熾堅金
圓徑千里土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
何海水之能逼而不澎湃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鑠其
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焯爍如爨巨鑊輒今不可探乎荒
荒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齟齬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
縣拂長庚而尚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沒豹兮若后羿之
時平林載馳驅驅虎與兕象懾千熊及萬羆呀偃蹇而翼

鑠忽劃礫而齟齬其少進也若兆人繽紛填城溢郭蹄相
蹂蹙轂相摩錯闐闐澶漫凌彊侮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
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湊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
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闕懦
勢前判懾仁兵而自僵倏谷呀而燄斷此者皆海濤遇日
之形聞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元先生諷之曰
斯義也古人未言吾將揮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爲天下
稱揚爰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顙齡而
愕眙擧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乃

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枚乘循涯而止記其極木
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有末學後塵遽荒唐而敢論先生
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執牯伺顏言之少間請見
徵之所如客乃曰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
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擅談天之美幹究地之瀚指
濫漭之難悟欲盡聽於羣儒今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
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東西有極容成叩元陰陽
已測陽秀受乎江政元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稽日域
及周公之爲政也則土圭致晷周髀作則裨竈窮情乎天

象子雲贊數於幽默張衡考動以鑄儀淳風述時而建式
彼皆凝神於經緯之間極思乎圓方之壺胡不立一辭於
茲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也先生苟竒之胡不思之先生
將寶之胡不考之苟由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而
秋冬勃興其逾朔也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其過望也當
少退何積日而馮陵晝何常微夜何常大何錢塘洶然以
獨起殊百川之進退何仲秋忽爾而自興異三時之霽霈
日之赫焉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乃絕入洪溟以深漬
何日光而不滅潮之往來旣云因日日惟一沉潮何再出

萬流之多匪江匪河發自畎澮往成天波終古不極蓋沉
四國何成彼潮而小大一式爲潮之外水歸何域又云水
實浮地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
山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沉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蹄涔
繫坎北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吾聞之天地噫氣有吸有
呼晝夜成候潮乃不踰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
者哉先生閱賦之初深通厥旨及聞客論訢然啟齒於是
謂客徐坐善聽厥辭蓋聞南越無頒冰之禮鄭人有市璞
之嗤常桎梏於獨見終沉溺於羣疑旣別白而不悟爰提

耳而告之然事有至理無爭無勝猶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與旨諒余心之足證當爲子窮幽而洞冥豈止於揆物而稱哉夫日北而燠陽生於復離南斗而景長邇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木旣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圻於胎卵鳥獸含滋於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升掬其散也爲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而小也及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姤退東井

而延夕遠神州而減晝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
泉閉而土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燂運大澤而若
漏縮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故
潮差而大也兩曜之形大小唯敵旣當朔以制威陽雖盛
而難迫其離若爭其合如擊始交綏而並鬪終摩壘而先
釋日沮其雄水凝其液旣冒威於一朝信畜怒乎再夕且
潮之所恃者月所畏者日月違日以漸遙水畏威而乃溢
亦猶羣后納職來造王門獲命以出望寧而奔引百寮而
盡退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逾朔二日而斗增也

黃道所遵遐邇已均肆極陽而不礙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退爲順式自望而進進爲干德伊坎精之旣全將就晦而見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自曉至昏潮終復始陽光一潛水復迸起復來中州逾八萬里其勢涵澹無物能弭分晝於戌作夜於子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滋於陰者故鑠之於水而不能甚振隨於陽者故迫之爲潮而莫肯少衰此潮之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

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射一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爲闕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詳究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故濤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萬物之中分日之熱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煙得燄傳薪

就熱附於堅則難消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
太陽之精火非其匹至威無敵至精無質入四海而水不
敢濡照八紘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
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泊哉
方輿之下陽祖所迴厯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來右激
之遠兮遠爲朝左激之遠兮遠爲夕旣因月而大小成亦
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沉而潮之所以兩析也天
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
道將無差於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寧也若夫雲者

雨者風者霧者爲雪爲霜者爲雹爲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羣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萬流爲之長輔談未竟客又勦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常燠急常寒狂乃陰雨爲沴僭則陽氣來干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紆前言夫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爲主地以陰爲宗叅二儀之道在一人之功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霽均行逾常則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暴殄莫

之哀狂急所以犯陰德也故離畢爲之災此則爲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剗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惟坤與乾余常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爲德清以不極爲元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不極者以上規奠其圓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元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干霄勢窮霏然下墜隨坳壑而虛受任畎澮之疏潰著則重也故舟楫可以

浮寄至夫離九天堙九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
固可以乘鴻溟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
道定一陽之所宗何衆理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
晨安有懷五常之美預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旨亦何足
齒於吾人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噓爲夕爲朝且登且沒
泛辭波而甚雄處童蒙而未發孰觀地喙乎深泉之涯孰
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旣無究於茲源寧有因其呼吸而騰
勃者哉客謝曰辭旣已矣欲入壺奧願申一問先生幸以
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覲潮之勢或久往而方來或合沓而

相際曷舛互之若斯今幸指乎所制先生撰屢旁眄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天轉其激也大則體甚而相疎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之可準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跼軀斂色交袂而辭彼圓元方蹟古惑今疑歎載籍之不具有恨象數之尚遺方盡迷於閫域非先生親得於學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卯判雛生鼓擊聲隨雷電至而幽蟄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爲賀演知元先生之辭辭曰噫哉

古人迷潮源兮刊編鑿翰曾未言兮羅虛列怪無藩垣兮
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潮疑一釋永立
言兮若和與扁祛吾惛兮昔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
祇爲謹兮陰陽數定水長存兮進退與日遊混元兮一升
一降兮寒暑成下凝濁兮上浮清隨盈任縮兮浮四溟金
鍋蒸爨兮擬厥形願揚此辭兮顯爲經高誇百氏兮貽億
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非文鋒之破鏑何以解乎
羣疑客乃酣然自得由然而退也

湖南觀雙柘枝舞賦

瀟湘二姬桃花玉姿獻柘枝之妙舞佐清宴於良時始其
金罍欲陳象筵宿設考清音於絃管之部選麗質於綺羅
之列何彼姝之婉嬋媚戎服之豪俠司樂以魚符發詠侍
兒以蘭膏薦潔華燈張翠被徹聽銅壺之刻漏瞻銀漢之
明滅佇新詞以潛習隱含具而纔閱恐急節之將差撫柔
荑而不絕及夫陽烏浴彩寒鷄早晨登妝臺而鸞鳳比翼
對寶鏡而菡萏爭春袿裳馥以彩翠玉指皓以嶙峋互飾
鉛華畏濃澹之殊態共聽金管恐高低之不均須臾饗正
奉羞司尊舉酌左肴兮右馘兕觥兮玉爵朱題赭以垂虹

素幕翩以騰鶴羅異果之芬芳映雕盤之錯落時也羣工
合奏絃悲管清升歌闋賓禮成於是乎擗鼉鼓吹鳳笙雲
駢四座花芬兩楹舞師巧誨於蹈厲諧優飾辨以縱橫且
曰不巾不櫛匪鐸匪舌古也邳支之伎今也柘枝之名因
清角之繁奏見韶華之並榮佳人乃整金蟬收玉燕襲舞
衫突舞弁珠彩熒煌鈴光炫轉外寶帶以連玉中丹裾而
疊綺則有輦鑑逶迤瓊瑰四垂靴瑞錦以雲匝袍感金而
雁歌將翔將翔惟鴛惟鴛稍隨緩節步出東廂始再拜以
離立俄側身而相望思東南之美兮清風甚長凝情頃刻

兮靜對鏗鏘再撫華裾巧襲修袂將勻玉顏若抗瓊瑤懷
要妙以盈心望深思而滿背彼工也以初奏迎我舞也以
次旅呈乍折旋以赴節復宛約而含情突如其來翼爾而
進每當節而必改乍慘舒而復振驚顧兮若嚴進退兮若
慎或迎兮如流卽避兮如恹傍睨兮如慵俛視兮如引風
裏兮弱柳煙冪兮春松縹緲兮翔鳳婉轉兮游龍相邇兮
如借相遠兮如謝忽抗足而相趾復和容而若射勢雖窘
於趨走態終守乎閒暇飛颺忽旋鸞鶴聯翩撼帝子之瑤
珮觸仙池之玉蓮擁驚波與急雪捲祥雲及瑞煙詞方重

陳鼓亦再歇俄舉袂以容曳忽吐音而清越一曲曲兮春
恨深一聲聲兮邊思發傷心兮隴首秋雲斷腸兮戍樓孤
月歌扇兮纔斂鳴輦兮更催將騰躍之激電赴迅疾之驚
雷忽如厭乎揮霍戢餘勢以徘徊屹而立若雙鸞之窺石
鏡專而望似孤雲之駐蓬萊輕攢翠蛾稍拂香汗暫爾安
逸復騁陵亂抽軋軋於蕙心耀纖纖之玉腕躊躇曠望若
戀虞以南馳俯僂迴旋非爲劉而左袒拾華衽以雙舉露
輕裾之一半花灼灼鼓逢逢帽瑩隨蛇熠熠芝蘭之露裾
翻莊蝶翩翩獵蕙之風來復來兮飛燕去復去兮驚鴻善

睩睩盱偃師之招周伎輕軀動盪蔡姬之讐齊公則有拂
秣妖姿西河別部自與乎金石絲竹之聲成文乎雲韶咸
夏之數然後能使燕趙慙妍威嬙掩嫫我之服也非妹喜
之牝雞我之容也非木蘭之雄兔旣多妙以多能亦再羞
而再顧鼓絕而曲旣終倏雲朝而雨暮

鸚鵡舞賦

以屈伸俯仰傍
若無人爲韻

謝尚以小節不拘曲藝可俯願狎鴛鴦之侶因爲鸚鵡之
舞於是褫貂裘岸章甫在容止可觀之際方見翼如當管
絃互奏之時俄逞退旅伊昔王導延爲上賓陪謁者讓登

之處遇羣賢式燕之辰俎豆在列尊卑且倫始服膺於末
席方酬賞於主人導曰久慕德音衆皆傾想願覩僭僭之
能用咎嚶嚶之響非敢玩人以喪德庶使棲遲而偃仰徒
欲見長觜利距之能豈比乎弋林釣渚之賞公乃正色洋
洋若欲飛翔避席俯偃樞衣頡頏宛修襟而乍疑雌伏赴
繁節而忽若鷹揚由是見多能之妙出萬舞之傍若乃三
歎未終五音鏗作頷若燕而感頻德如毛而矍鑠衆客振
衣而跂望滿堂擊節而稱樂且隤隤之奏未終而洩洩之
容自若於是媿飲啄盡歡娛聽式歌而調兼吐鳳觀屢起

而勢若將雛以樂慆憂既醉者於焉已矣手舞足蹈蹶然
者豈得而無是知因此名聞那辭跡屈同漁陽之慷慨鄙
五原之噎鬱將美其率爾不矯怡然任真自動容於知己
非受侮以求伸况乃意綽步踰然後知鴻鵠之志不與俗
態而同塵

天河賦

以天空色際寧
見浮槎爲韻

惟天有河是生水德凌浩渺之元氣挂崢嶸之遠色所以
正辰極奠南北其清莫挹濯星斗以滋上元其惡可流蕩
雲霓以臨下國赫赫融融自西自東沿大象而其源不竭

橫中古而其運無窮磅礴九霄浸潤豈沾於土宇輕清一
氣波瀾寧動於天風匪湯湯而就下但耿耿而浮空處晝
則潛由昏則見俟良夜之延矚故高明而自擅光連月窟
何慙媚以懷珠影照天津豈愧淨而如練至若白榆風勁
析木煙秋吹玉葉而將落泛金波而共流皎晶無際闌干
自浮渡蟾魄之孤輪不聞濡軌漲鵲橋之遠岸詎見操舟
莫議高深孰能揭厲演漾必滋於若木氛氲更襲於丹桂
映蒼山而漸出想積石於河源拂遠樹以將低誤一葦於
天際遙思濯手遠憶乘槎流合璧之輝幾疑沉玉映散金

之氣或類披沙辨牛豈見其津涖聞雞遽隱於雲霞是宜
以河之名居天之大閣道蛇橫於曲渚驪珠蚌剖乎淺瀨
源流自遠清無可羨之魚分野甚明皎若誓封之帶鑿自
太古疏於圓靈奔注肯隨於川瀆高明自貫於日星夫其
濟黃道決青冥蔭地軸灑天經悠矣久矣配吾君之永寧

上王僕射書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所
以成天之文者無私照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無私
心故也爲天之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者也然

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固無驚爆
耳目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人重德恢宏綱於將絕時
人莫不拭目假聽俟其聲明矣如是則又雖與日月同體
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勢業乎將頽聖上一旦
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於千萬世其術祇
在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
下之德莫重於僕射計天下之學莫深於僕射觀天下文
章莫富於僕射兼是三美然後詢於廟堂之上使諮於僕
射俯而莅之其實不啻若移太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

則預於貢士者何敢造次而進哉某本孤淺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窺輿索幽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伍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輦下再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揆於事至於得之者未必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可以無咎今乃不意遇聖君賢相以僕射爲日月照臨多士莫不屏氣攝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爲憂惕啟僕射之德振於文機其必得

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游盛明爲臯爲伊以茂生
植者也不然豈至於是逾二十載復匡之乎是知天啟德
於僕射在此時也某於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是終身
無竊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
幸甚幸甚并獻拙賦一首塵冒尊嚴無任慄慄之至

海潮賦後序

夫以璿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玉琯潛聆載十二而分統
肇有憑翼生乎象先雖迷放屬之源終識跋躔之數是以
迎推洞乎三合分至貞乎四禽旣測洪荒瞭分清濁於是

九圍所沓必揆於靈臺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贊且彤車白
馬先命羲和紫極黃龍次分甘石雖東流不溢天問猶疑
而北戶承陽地維何隱稽乎儒氏之業也莫不咸思蟻轉
盡愧雞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至迷其二大愚以始聞方數
側揆元黃亦嘗以大竇酬嘲敢云早慧旣不用蛉膠習戲
自鄙童心及竊譽里中拘塵長者執經堂奧避席嚴師自
悟牖間愧非胡廣頻依廡下虛感伯通而日月居諸榆槐
屢改管窺之心妄切瞽史之學難修而又爛額焦頭方思
馬褐捉襟見肘久困牛衣颯垂領以若驚顧生髀而增歎

信天人之際難可究思考經緯之文固有宗旨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迷之今於賦中盡抉疑滯輒依洛下閎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爲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乎其下以證夫激而成潮之理并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黃道所交及立北極爲上規南極爲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其理昭然可辨謂之潮圖施諸粉纈庶將無闕緬螢囊之已久撫魚網而多慙敢避識者之譏固受不知之罪云耳

日至海成潮入圖法

八月之望日在翼軫之間此時潮最大今立此望之夕日
入初於時在戌見潮初生之候

渾天載地及水法

地浮於水天在水外天道右轉七政左旋日入則晚潮激
于左日出則早潮激于右潮之小大則隨于月月近則小
月遠則大

右此賦中具論之矣

新定海潮集解渾天古今正法圖自古說天有六

一曰渾天

張衡所述

二曰蓋天

周髀以爲法

三曰宣夜

無師法

四曰安

天虞喜

五曰昕天

姚信作

六曰穹天

虞聿作自蓋天以下並好奇徇異之說非至說

也先儒亦不重其術也

右經撰賦及圖定取渾天爲法其增立渾天之術自張平子始言天地狀如雞子天包於地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

渾天法

晉葛洪謂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之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宋何承天云廼觀渾儀研求天意乃悟天形正圓水居其

半中高外卑水周其下梁祖暄云渾天之形內圓如彈丸其半出地上半隱地下

右今撰圖正用此法但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潮也又按周易離爲日坤爲地日出地上於卦在晉日入地下卦爲明夷乾爲天坎爲水天右旋入水爲夕則天在水下於卦爲需天左旋昇出爲潮於卦在訟又離爲日坎爲水日出水上卦爲未濟濟之言涉也日東出而未西涉水此其象也日入水下卦爲既濟言日右隨天入已涉于海則周易之象其事較然

右今撰潮圖探於周易合乎渾天推于爻象故賦指復姤
二卦以定陰陽

言不及渾天而乖誕者凡五家莊子逍遙篇元中記王仲任

論衡言日不入地山經釋氏言四天乙巳占具解訖

右並無證驗不可究尋王仲任徒肆談天失之極遠桓君
山攻之已破此不復云莊生則假物爲喻以論真宗而學
者多誤故列之爲難信之首元中山經一無可取釋氏俱
舍乃自立心法非可以表測而度量也又按吳王蕃法云
余因周禮鄭衆鄭元之言用勾股之術以求天之里數夏

至之日以八尺之表求晷於陽城表南得影一尺五寸南
至日南下無影則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立八十而旁
十五則日高八萬里日南邪去以勾股法得八萬一千二
百九十四里有奇蓋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
千五百八十八里有奇卽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得
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卽周天之數也

右肇始學渾天法於度支推官監察御史太原王軒軒以
王蕃之術授焉自後因演而成圖旣知夫天地之薄厚則
日月之行寒暑之候皆由自得之遂用覃思巨溟稽萬流

之升降果見潮生之候由是博考羣言以證遇晦而自得之旨無所疑焉

渾儀之制渾儀法肇得自虞舜以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云其轉運者爲璣其止息者爲衡皆玉爲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則渾儀之本法晉侍中劉智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則此二器皆古聖王之制作也但學者失其用耳說者乃云始自張衡今考其事張乃巧述其法而揆之非始造者也虞喜又云洛下閎爲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修太初厯又知此術在張平子前也後漢左中郎

將賈逵以永元十五年造黃道渾儀張衡以延熹七年更造銅儀以四分爲度于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者閉戶而唱以告司天者云璇璣所加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契其後吳王蕃修之如陸績及後魏太史令晁崇隋河間劉焯皆修渾儀之法李淳風因爲遊儀蓋與靈憲同也

右以物象天謂之渾儀則日月四海在渾儀之內日月盈縮之度可察而獨迷潮水生來之候豈古人未之思乎肇祇於此術究而得之不爲怪誕無據之說猶恐時之學者

尚有所疑故以著之

閼城君廟記

吁天地之至蹟天地之元精升降變化因時而發者惟聖人焉惟神物焉聖人理乎陽神物理乎陰故能靈浹乎寰區功濟乎動植君大道而不屈運元德於無窮者天之爲也夫能知天之爲者必探乎坤輿之涯必有司宰當夫萬物不振百姓不親虎豹虺蜮搏齧騰觸骨月冰泮害毒草靡於斯時也天地旣否雲電將屯則有軒翥乎繞樞商生乎元乙姜嫄履歆而后稷誕慶都夢龍而伊祁興五精在

天迭降於代是三才不理乃生聖人也聖人既生品物既盛德刑政事克傳克修其或山冢崧崩高岸爲谷道隱乎功德隱乎奢貪敗生災風雨不若於斯時也草木失滋胎卵殞殞則有至精下降乃生神物既坼既坼光明蛻蟪則溫姥之毓龍義斯在矣昔者秦毒天下神鬼乏主英精怪質潛躍失次故龍遁乎漲海之涯托乎嫫姥之室圓苞不陣霞錦相光鱗鬣未生風雨如晦姥既就之在手覆之以衣一夕威靈欲震雷電皆至龍遂育焉厥後姥以母龍以子提護縈繞如乳如嬉或遊於泉或躍於澣姥方朝膳必

薦鮮鱗他年姥斲鱗於溪龍遊於刃下而尾觸銛鋒姥駭
視之則墮數尺矣因泳去於是盤天乘風出幽入冥惚恍
變化潛乎乾戰乎坤不知其往矣姥恨其誤傷竟不復至
而姥亦逾乎鮐鯢克愼厥化姥無姻戚閩城人葬之水涯
惟龍乃寓形於人衰杖如瘵洩苦涕塊哀呼浹日謂人曰
藏我母卑矣他日潮水齧之非葬之所也其將假爾牛馬
爲役以遷於顯爽一夕風雷大至明日視之則姥之封若
覆夏屋矣在於山巔里之中牛馬皆殆不飲齧齊衰者亦
亡所在閩城人立姥及龍之像以禮祠之旣而龍降於祠

堂形類虺徙日而不見其趾尾端之枿突而圓焉其大小
長短視無常質人或誠禮之則飲卮酒循衣繞軀玩狎如
喜其能司人禍福若有權衡度量焉目秦至於聖唐千六
百餘歲其靈不泯今乃有龍伯龍叔龍季焉伯則舊也叔
季不知何代相踵而來也今皆在閩城元和中故宜春縣
令盧府君嘗遊宦南越乞靈於龍契乎其旨嘗夢龍伯謂
之曰君將宰邑江西其致我焉許之及太和五年歲在壬
子府君來宜春遂立祠於邑東昌山津右府君諱嶸舉孝
廉三遷爲宜春令始至遇邑大饑令豪族以陳積周賦貧

民故得不佻不病不橫不流民從其化矣夫神物莅乎陰
府君之美政微龍之輔乎予於府君爲宗姪予爲兒而府
君多之曰乃異日其聞乎故予始終龍姥之事及載府君
置祠之旨焉姥溫姓閩城人也閩城爲秦南越邑代謂之
曰龍母龍母古矣其言甚質吾思以文之追書姥爲閩城
君焉刻銘於祠之闌西云天地何寶聖人之道天有五精
惟聖迭生聖道未弭百靈奉祉惟周之湮稔毒於秦龍迷
所奉棲於越人伊姥何慈惟龍克孝如持天綱示越人教
涕洟封樹有禮有容豈惟神物是謂孝龍孝龍之靈宜崇

宜薦巖巖此祠君子攸建有雲在山有水在川龍德永永
爲民有年惟蘭斯叢惟芷斯茂龍德馥馥作爲民祐鳴鳩
之飛在于灌木彼哺者鳥亦謹其族龍有孝思俾民敦睦
瓜紹惟飀麥秀其歧龍錫民福子孫嗣之逐逐蹄輪汔汔
檣檣龍靈可依且不爾愜惟龍之祠涖于此津千萬其祀
福于袁人

進海潮賦狀

右臣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宏厯象蓋以大
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爲克成君父之至德

只如陳韶奏夏允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鏗鐘元在工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乃表於皇王臣今所陳竊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媯道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皋繇共佐千年之聖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測管究黃鍾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地動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摭實事盡揣

摩旣當鳳紀之朝願陳蠡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
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
之中故不俟微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
測日旣入而人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
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
明根本不圖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彰此愚見臣
門地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爲儒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
莫甚於斯臣伏念爲業之初家空四壁夜無脂燭則熱薪

蘇曉恨頑冥亦嘗懸刺在名場則最爲孤立於多士則時
負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舉故
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爲進士狀頭
筮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爲從事
自後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
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有立全無親黨不
能吹噓悉賞微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
禦判官除秘書省著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
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

行陛下法令常懼僣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
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敕又蒙聖
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
及此叨忝臣不以平生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犬馬之微
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無所闡揚非唯自負片心實亦上
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爲此賦以
二十餘年前後詳參實符象數願潢汚之水輒赴溟渤之
流而雕蟲所爲刻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
押衙盧師洎隨狀奉進上瀆宸嚴敢期睿覽臣肇無任惶

懼戰越屏營之至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震山巖記

宜春郡東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同麓而異峰四首相屬兩仰成形況在東方如畫震卦郡人名之曰呼崗意者亦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游溪之涘邑人彭先生嘗釣此巖下先生諱構雲善黃老言寶應中詔以玉帛召先生不至時太守命其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年予罷新安守以俸錢易負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楓樹之林於溪南日

與郡守高公遊其下公名厚衣纓之茂士也爲政嚴簡民
悉安之咸瞻仰之而以震山易呼岡之名白公公喜命刊
其事於巖下予旣得西林而羅鳥置兔挾彈走馬於其間
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渚也因謂高
公使郡人無得樵漁於是林之檀欒杉檜不日豐茂以冠
於郡主帥高公因戒吏以丹書貽盧氏使西疇之人世世
掌之時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儕幸寓目焉
遂以刊之是歲景戌十一月二十三日謹記

宣州新興寺碑銘

并序

至哉遠古已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神宗
光啟土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以慈
儉任天下仁居惠往營魄離者而其施猶存揭淺厲深心
跡泯者而厥功亦在常善救人常善救物非至德誰能普
行之故鬼神受祉黎元樂康寶祚延洪率由此道也於是
表大覺爲靈根與羣生共有叩真空而不壞惟聖者獨知
非崇夫金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盡性齊萬法於物我哉
是以沉善惡於洗妄之泉擢枝莖乎植性之圃嘗令學者
崇飾精廬顯有堂皇亦如庠序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俾

羣生罔不開悟且夫斯干秩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唯居
魯國曷有列剎映乎霄顯飛薨麗乎陽光瞻彼玉毫儼然
金地翬軒鵬皖岫聳雲攢遍於州郡若斯之美與若夫宣
城新興寺者會昌四年旣毀大中二祀故相國太尉裴公
之所立也公諱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
大擢進士甲科登直言制首未三十由拾遺遷殿內鴻名
偉望迭處清雄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官則齊驅驥驟
視民部則克阜生齒至於調入王府貨出水衡洎陟台司
亦勞厥事凡三拜廉察五授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

源當慙視史揆路旣長乎百辟荆門復平乎水土公降由
卒未歸以甲申爲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
所至之邦必興修淨行大中二年拜宣城常與名緇會難
有設疑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羣生顛倒可有修行能解
纏縛孰爲智慧可化凡愚胡爲乎公之區區徒自撓耳公
曰噫嘻珠玉在櫝啟之則見其珍聖賢有門行之則踐其
闕分塗而往惟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之不已則至其
所焉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塗也如是三界信真實
羣生非顛倒但學者不能窒慾攘貪遺名去利弗捨有漏

而思住無爲耳然捨之自我取不由人非用智慧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一物以撓吾真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三界之言未立人不知修行不知因果畏陰隲者不爲之多介景福者不爲之少理亂增損繫乎其時洎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以損其惡賢者望福以增其善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昏迷暴虐無減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塗輻湊立之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爲大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

不宜使蚩蚩庶類由古迄今若斯之迷者也設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爲鬼爲蜮乎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之固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昭肇啟法不齊備聖人繼作代天爲工結繩畫卦質文滋變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爲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亦無金星人亦無金用龜亦無金兆物亦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主宰騰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而立佛

聖人也考精神之原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於羣生羣生受之而不知蓋由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己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之新興故有崇基廣厦文甃雕甍鞠爲土梗唯喬柯灌木森聳澗瀟祥煙翠靄交覆巖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相鼓以力請先立之於宣郭公獨不許遂命苾芻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興寺大厯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綱明實相際於此始作此山道場後有浩禪師作草堂於道場西北其旁有藻律師居

之律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人靈翹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爲寺彼皆智慧傑出親啟山林今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寺寺雖毀而杉檜多大十圍一旦有二龍鬪谷中拔大樹三十二視之皆殿宇之材也公嘆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天其有意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瑩礎上下其響音中桑林不葺年而雲攢四榮風搖寶鐸鰲拏六扇月照金鋪勝紀一源繚牆百雉繕修多羅爲攝受置無盡藏爲莊嚴窸窣幽邃輪奐博敞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隸僧三十人今其存者大

半構殿立門有軒有廡則律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事編
經立藏不遺句偈則維摩從省禪門真會著其功善集檀
施備修房廊學於三時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
法華遂言涅槃明則洎法林超度皆以禪學爲宗律師道
隨宜春人幼植淨行得泥丸妙旨一日以披文相質之事
造余於新安余旣許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者皆苦修持
能遺物累則有應元友恭道幽仁寶懷賁從儉惟恭文明
師迴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宏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志宏
元操與前輩又爲三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千佛有

地藏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爲地藏香火定中之謀始於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不然乃爲銘曰

奕奕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崢嶸煜煜伊昔旣毀神愁鬼毒洎將再營天人合福施有遑龍其怒則觸助作棟楹拔此巨木雨運風移騰川跨陸神怪戮力老幼同心蚨翼飛貨龍鱗布金揭立赫奕化成嶽峯玉礎方丈花臺百尋日明香刹雲生寶林太尉裴公聳其學者宏以戒光甘露披灑示厥有爲取彼難捨必有精靈扶持大厦小儒刻石

有慙史野永言歌之庶近風雅

林韞

韞咸通末爲州刑掾

撥鐙序

韞咸通末爲州刑掾時盧陵盧肇罷南浦太守歸宜春公
之文翰海內知名韞竊慕小學因師于盧公子弟安期歲
餘盧公忽相謂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爾殊不知用筆之
方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
下何所關焉常人云永字八法乃點畫爾拘於一字何異

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尚遲鈍此君臣之道也大
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遠近但勿過其勢俾令筋骨相連
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畫爾非書
法也吾昔授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受子子勿妄
傳推拖撚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韞加以久罹
戎事筆硯多亡終不能窮其妙亦猶古人有得不死之術
者人將從學焉未至得術者物故歎恨不極人或議之曰
彼尚不能自免何恨之有耶客曰昔有善算術者臨終傳
於子終不能曉乃傳於人他人盡其妙彼何妨得而不能

演哉愚雖受盧公之命既不能自益其要妙敢悵復傳於
智者